

长篇历史小说

昨夜星辰

寒波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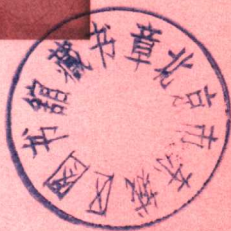
90193712

昨夜星辰

寒波著

长篇历史小说

长河落日系列



长河落日系列

昨夜星辰

寒 波 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字数：320,000 印数：

简易精装：ISBN7—5404—2037—5

I·1594 定价：17.5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主要人物表

- 李商隐 字义山，诗人。
- 柳蕊娘 商隐元配夫人，生死相恋二十余载。
- 王蕙珠 商隐继室，母蔡姨娘。
- 柳丹 蕊娘胞兄，妻周氏。
- 杜牧 字牧之，文学家，官至中书舍人。
- 温庭筠 字飞卿，诗人，尤擅写词，开五代、宋词之盛。
- 韩瞻 字畏之，商隐进士同年，连襟。子韩偓，即商隐赋诗“雏凤清于老凤声”中的韩冬郎。
- 刘蕡 字去华，穆宗朝进士，因金殿对策痛陈宦官专权之祸而名震天下。
- 裴度 三朝宰相，曾推荐李德裕为相。
- 令狐楚 商隐恩师，牛党大臣。
- 令狐绹 令狐楚次子，宣宗朝宰相。
- 牛僧孺、李宗闵 牛党首领，宰相。
- 李德裕 李党首领，宰相，封卫国公。
- 周墀 翰林学士，商隐主考座师。
- 崔戎 商隐表叔，华州刺史与兖海观察使，商隐幕主。

目 录

序 曲	1
第一章 李商隐初识柳蕊娘	7
第二章 苦少年幸逢贵公子	12
第三章 伯乐识才，令狐楚赏识李商隐	18
第四章 党争不息，李德裕北归长安城	24
第五章 初出远门，商隐、蕊娘缠绵惜别	29
第六章 郾州赴任，义山喜读杜牧诗文	35
第七章 回家议婚事，柳蕊娘羞人答答	44
第八章 进京赴会试，李商隐意兴悵悵	53
第九章 牛李党争，弱书生忽逢厄运	58
第十章 祸不单行，娇女子恶霸逼婚	62
第十一章 商隐完婚，蕊娘又惊又喜新婚夜	67
第十二章 胞妹遇险，柳丹亦智亦勇退恶贼	70
第十三章 商隐避祸华州南山圣女祠，无奈好景不常	76
第十四章 杜牧风流扬州清风明月夜，优游牛李之间	88

第十五章	君臣定计诛宦官，初战告捷	99
第十六章	甘露事变成泡影，血溅宫廷	108
第十七章	大祸临门，商隐不幸被捕	117
第十八章	探监泣别，蕊娘被迫出走	122
第十九章	天悲地泣，柳蕊娘投河自尽	127
第二十章	扑朔迷离，苦命女去向不明	131
第二十一章	玉阳山上，商隐寻妻遇险	136
第二十二章	玉真观中，蕊娘重逢夫君	142
第二十三章	礼部会试，十六郎金榜题名	147
第二十四章	公主迫害，柳氏女坠崖殉节	155
第二十五章	昨夜星辰昨夜风，玉真观哭祭爱妻 ...	161
第二十六章	秦岭萧萧白日寒，兴元府诀别四丈 ...	165
第二十七章	胞弟杜颢失明，杜牧延医再度南下 ...	173
第二十八章	卷入党争漩涡，商隐蒙冤制科除名 ...	183
第二十九章	悲剧启幕，错中错重作新郎	188
第三十章	寄人篱下，悲中悲缅怀元妻	197
第三十一章	念天地之悠悠，蕊娘复活	201
第三十二章	别手足兮泪下，杜牧回京	210
第三十三章	牡丹园，三英聚会	215
第三十四章	授京官，翁婿决裂	221
第三十五章	宦官报复，李商隐走马出京	226
第三十六章	夫君怀旧，新夫人幽怨猜疑	232
第三十七章	柳丹除霸，柳蕊娘神游鸳鸯馆	238
第三十八章	宫闱突变，大宦官扶立新天子	247
第三十九章	李德裕回朝拜相，杜牧荣升员外郎 ...	253

第 四 十 章	李义山南山寻梦,“蕊娘显圣”圣女祠	258
第四十一章	情感纠葛,杜牧之外放刺史	264
第四十二章	母丧还乡,新夫人深闺疑云	273
第四十三章	力排众议,大宰相发兵伐藩镇	280
第四十四章	平叛建功,李德裕加封卫国公	291
第四十五章	贤相罢官,李商隐误陷党争	302
第四十六章	南下三湘,柳蕊娘重逢郎君	311
第四十七章	巴山夜雨,义山愁见令狐	322
第四十八章	夜泊秦淮,牧之见风转舵	335
第四十九章	李卫公远贬海南	346
第 五 十 章	王蕙珠遗恨洛阳	359
第五十一章	哀民生之多艰兮,落魄人糊口国子监	365
第五十二章	虽九死犹未悔兮,多情郎再访苦命女	372
第五十三章	泪洒潇湘,蕊娘追舟赶李郎	377
第五十四章	心震江陵,商隐路祭哭卫公	385
第五十五章	夕阳无限好,伤别长安古城	394
第五十六章	锦瑟五十弦,寻访儿时足迹	400
第五十七章	关山飞渡,蕊娘千里救夫	405
第五十八章	苦命鸳鸯,李柳破镜重圆	416
后 记		422

序 曲

潺潺渭河水，从甘肃东南渭源县海拔五千米鸟鼠山的谷涧之间奔溅而下，经黄土高原，挟了诸多支流，融为巨川，滔滔东流而入桑麻蔽野、曾经哺育汉唐皇朝的八百里秦川——渭河平原，在长安城北流过三座古桥：西渭桥、中渭桥与东渭桥，吟唱唐朝开国以来多少兴衰事迹，然后汨汨东下潼关，汇入自北方汹涌南下的黄河水，在那函谷关前凭吊安史之乱时哥舒翰潼关大战遗迹与长河落日残景，忧忧郁郁，穿过中原大地，奔腾入海。

转眼数十载过去，唐朝皇帝换了一代又一代，长安宫阙逐渐衰败，八百里秦川残破不堪，代宗老皇帝李豫临终嘱咐的两条遗训：平定藩镇跋扈和不让宦官掌权，不但难以实现，而且愈演愈烈，连皇帝的废立都操于宦官之手，大唐皇朝国运的衰微可想而知。这期间，朝中党争连绵不断，成了打击唐室命脉的又一大祸害，更使国事无望。

幸而在盛唐、中唐诸多杰出诗人之后，晚唐涌现了两位光照后世的优秀诗人李商隐和杜牧，才使文坛不致过于寂寞。李商隐的坎坷遭遇尤其令人感叹，从他那飘泊苦难的一生中，也可以窥见晚唐政局的阴晴明暗，长河落日真正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境地了。

李商隐的无题诗朦胧凄丽，他的生平也扑朔迷离。幸亏偶然

的机缘，揭开朦胧的底蕴，才有此书的问世。

原来不知哪个朝代，也不知何处州县，在一个秋雨潇潇的傍晚，两位儒巾博带的秀才，在一座濒临荷塘的茅亭中饮酒品诗，童儿在旁边扇炉煮茶，雨珠儿滴落在枯悴的荷叶上，声声扣人心弦。

年长的吴秀才抿了一口酒，摇头晃脑地摸着绕腮虬髯，吟道：“‘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晚唐诗人李义山（商隐）一生潦倒失意，身世坎坷飘零，他所写的景物往往另有一番感触，道出常人所不能道的意境来。你听，这句‘留得枯荷听雨声’，萧索低沉，惆怅凄迷，使人吟咏千百年而犹回味无穷。”

年轻的虞秀才频频点首道：“我也喜读李义山的诗，尤其那些无题的爱情诗，清新婉丽，缠绵悱恻，传诵千古，人人喜爱。只是这些诗朦胧迷离，究竟讲的是和谁家女子的爱情故事，古今揣说纷纭。”他举起竹筷敲着桌边说道，“譬如诗集卷首那篇《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五十弦’指的是什么？又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通’的又是哪家姑娘？还有‘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谁相思如此之苦？古来评诗的高手，注解的行家，各有各的见解。有人说是义山与女道士有染，又有人说是义山恋上了皇宫中某一位宫女，却有人说这些都不对，李义山的无题诗乃是政治诗，因为有人送他美女，他拒绝了，可见李商隐是不会有风流韵事的。他是哀怨得不到故交宰相令狐绹的眷顾提拔，才假托无题诗来表达如怨如慕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究竟孰是孰非，恐怕是千古难破的谜了。”

吴秀才捋须笑道：“义山之谜，也表现在他的生活经历上，譬

如他四次在朝为官（两次秘书省，一次京兆府，一次国子监），可是做不久都离京他去。他又在好多地方安过家，郑州、洛阳、济源、永乐，为什么频频迁徙？他到华州入刺史崔戎幕，却为什么住到南山去读书？还有，他的五言诗《夜意》最后一句‘魂梦过潇湘’，又是什么意思？那边有什么值得他如此怀念的人？其实要解商隐诗文和生活中的谜，也不是没有线索可循。历来高人雅士忘了他在《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写的‘况吾别娶以来，胤绪（子嗣）未立’。说明义山娶过两次亲，史书只载他娶的是涇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女公子，那应该是后妻。至于元配何人，只字未传，敢莫这里面大有文章。安知不是义山为了怀念原妻而又别有隐衷不能形诸笔墨，才用这样扑朔朦胧的无题诗来流露自己悼亡思旧的感情呢？”

“唔。”虞秀才摇摇头道，“吾兄说的也不过是一种猜测罢了，仅仅凭这两句话，别无佐证，怎能断定李义山确曾先娶过一位夫人，断弦后又别娶了呢？所以历来诗话家因无法考证，索性撇开了‘别娶以来’这句话。”

“这就怪了。是李义山自己明明白白说的别娶，偏不相信，却爱从无题诗中去胡思乱猜他是否别有所恋。”吴秀才叹惜道，“为什么要回避‘别娶’这句要紧的话呢？也许这正是解开李义山无题诗的一把锁钥哩。”

虞秀才笑道：“古今许多诗家都不曾解开这个谜，恐怕只能永远存疑了。”

“还有，”吴秀才饮了一口酒，又滔滔不绝地说道，“当时朋党之争激烈，新旧唐书都说王茂元是李党，李义山做了茂元女婿，因此牛党的令狐绹与他决裂，以致潦倒一生。我看这个说法的论据不足，王茂元其实并非李党，商隐与令狐父子相交三十年，善始善终，也未曾决裂过。历来考据家根据新旧唐书的错误论断大

做文章，对义山诗歌的解释，牵强附会，令人糊涂。不知哪一天才能雾开云散，揭开义山生平之谜。”

两位秀才开怀畅饮，不禁酩酊大醉，等到童子送上醒酒茶时，两人已伏案呼呼睡熟了。稍停酒醒，两人步出茅亭，信步漫游，不觉已入深山荒谷，只见前面一位鹤发童颜道人，策杖缓步而来，见了两位秀才，骇问道：“此山远离世间，向无人迹往来，不知两位秀才何以到得这里？”

吴秀才兜头一揖，说道：“弟子为的是无法解开李商隐无题诗的谜结，欲来宝山求道长开导。”

虞秀才也道：“弟子也为此事而来。”

道人呵呵笑道：“李商隐的无题诗，只有三十六重天鸳鸯仙馆痴情馆主可以解得，可是天路遥远，凡人无法去得。”

吴秀才恳求道：“道长既知有这么一个去处，必有路径可指，无论上天入地，都恳仙师携带前往。”

道人轻挥袍袖，笑道：“尔等既然心诚，容贫道送尔等一程。来，且到袍袖中容身吧。”

两位秀才吃惊道：“仙师莫取笑，袍袖虽大，如何容得弟子两人？”

谁知道人用手一指，喊声“敕！”两位秀才身不由己，竟都被吸入袖中。只觉眼前云雾弥漫，宇宙无穷之大，凌空飞腾，耳畔呼呼风生。经过华表巍峨天兵天将守卫的南天门，来到三十六重天，果见殿阙辉煌，馆阁玲珑，云雾中树了一座巨大的牌坊，上书“鸳鸯仙馆”四字。吴秀才喜道：“老道不欺吾等，果然到了。”

也不待指引，径自穿琼林，越花径，拾阶登堂入殿，只见屏门背后转过来一位金盔金甲护法金刚力士，手执降魔杵，大喝道：“呔！何方俗子，敢擅闯吾宝殿！又必是那个老道玄妙真人好管闲

事，把你们引了来了。走，快走！”

吴秀才慌忙躬身禀道：“上仙息怒，只为下界诗人李商隐生前遭遇不幸，死后身世不明，万恳上仙指引迷途，以便凡间俗子豁然领悟，无不感念上仙大德。”

金刚力士正欲厉声呵斥，忽听得殿中左耳房一声霹雳巨响，华光四射，久久方息。力士叹道：“也是尔等福大，李商隐与柳蕊娘一段生死之恋的公案，藏在仙馆千年之久，并无动静，今日忽然跃跃欲出，大概是到了可以大白于世的时候了。今日馆主外出，俺且作主，容尔等进内观看一番，速速了事便走，不得久延！”

两位秀才大喜，急忙随了力士进入左耳房，只见玉石案上放了厚厚的一本金粉工笔书册，封面上写的是：

李商隐与柳蕊娘生死公案

十一个金字，翻到内页，细细读了下去，不禁又惊又喜，恍然大悟。吴秀才低声道：“贤弟，果然不出吾所料，李义山与元配夫人柳蕊娘原来有这般可歌可泣的一段故事，快快默记下来，回去可以传诸后世。”

他们才读完，金刚力士便过来赶他们出殿，说道：“快走吧，馆主回来了，俺可担待不起。”

秀才们还要啰嗦，被力士一推，一跤跌到云雾中，大喊一声：“不好！”谁知醒来却是一梦，依然身处茅亭中，雨已停了，童儿却已在旁打盹睡着了。吴秀才搓搓手道：“好怪的一场梦，不知老弟可曾梦到了三十六重天的鸳鸯仙馆？”

“梦到了，梦到了，我们俩不是一起在鸳鸯仙馆读了那本李柳公案吗？”

“贤弟还记得书中写的故事吧？我们回家后赶快笔记下来，也

让李商隐这段凄艳感人的生死姻缘公诸于世，以解无题诗的千年之谜。”

幸亏两人记性都好，彼此一边回忆，一边笔录，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全书整理誊录清楚，找了一家可靠的书坊，雇了高手工匠，用上等木材雕版。谁知还未印刷，城中突然一场大火，将书坊刻就的印版全部焚毁。幸亏书坊主人拼命从火中将书稿抢救出来，交还了吴秀才。两位秀才经此一劫，心灰意懒，兴趣索然，便将书稿束诸高阁。又是几代几世以后，门庭衰落，那书稿更不知去向了。又不知过了若干年，有个叫寒波的书生，偶在旧书摊上，发现了这部断简残编，惊异之情，可想而知。当即视作稀世珍本，花钱买了回来。又费若干时日的缀补，用现代语言改写成书，摘取李商隐无题诗之一的首句，取名《昨夜星辰》。公诸于世，庶不致湮没李商隐与柳蕊娘一番悲绝人寰的苦恋之情，以及鸳鸯仙馆千年保藏之功，云尔。

第一章 李商隐初识柳蕊娘

河南郑州南郊，蔚蓝的晴空一抹如洗，平野铺翠，远山葱茏，潺潺清泉自山间飞溅而下，蜿蜒成溪，称为东溪。溪水汨汨穿过李家庄，绕过郑州东关，遥向北方黄河流去。

李家庄外杨柳岸老枝横斜，水面上绿荫荫一派春意，一片幽情。丽日西沉，余辉斑斓，牧童返村，山僧归禅。忽见一只小舢板从拂面的绿荫深处钻了出来，船上坐了一对天真无邪的少男少女。少年李商隐，字义山，后来又号玉谿生，樊南生。今年十六岁，白袍青带，束发未冠，清秀白净的长方脸上嵌着一对浓刷刷的墨眉，终年常锁，少见展颜，小小年纪，已似忧患余生。小女子柳蕊娘才十二岁，姣姣长容脸，垂垂双螺髻，红衫绿裙，秀色盎然。只为自幼父母早故，多灾多病，眉际常凝无名愁，凤眼饱含世间悲，即是欢笑时，也似含颦西施，浑不知从娘胎里带来了多少忧愁。他们并肩坐在小船中，慢悠悠地划动木桨，呼吸夹岸拂柳散发出来旷野的新鲜气息。蕊娘撩开迎面的柳丝，忽然回眸笑道：“十六哥，你今天怎么只是闷着头划船，也不跟奴说说话儿，莫非刚才上学给先生打了戒尺了？”

商隐的脸上忽然蒙上一层忧郁的神色，叹口气道：“蕊妹，十二叔病得很重，只在朝夕之间了。昨天老人家对我说，‘十六郎，叔父不行了，不能再教你书了。这几年你用功苦读，文章很有长

进。郑州局面小，应该到东都洛阳去，那是个大地方，闲散致仕的宰相阁老云集都下，东都留守又是个大衙门，识才的人多，只要有人赏识，就有了出身的地方了。可怜你九岁丧父，妈妈抚养你们一大群孩子，多艰难啊！你该赶快行了加冠礼，早早出仕，帮你妈妈挑起家中这副重担，否则她会支撑不下去的。”

“那末你要到洛阳去了吗？”

“要去，不能不去啊。我不能在郑州呆一辈子，不然，五个弟妹都会饿死的。妈妈已经决定了，守到叔父百年，便合家迁到洛阳姨母家去住。”

蕊娘诧异地抿嘴笑了，她不理解为什么十六哥留在郑州会使弟妹饿死，也还不懂得人间的离愁别恨，只是撅了嘴埋怨道：“十六哥，你去了洛阳，就没有人教我念书，陪我玩，我太寂寞了。”

“是啊，自从你来到姥姥家，几乎天天见面，我很喜欢，去了洛阳，我也会寂寞的。”怅然沉默了一会，商隐忽然握住蕊娘的小手，说道，“蕊妹，反正姥姥也不是你的亲姥姥，你就随了我家一起到洛阳去吧，我家弟妹多，你就不会寂寞了。”

蕊娘水灵灵的眸子闪亮了一下，忽又摇晃着螺髻，说道：“不行，没有和大哥说过，奴奴哪儿也不能去，他还以为奴被谁拐走了哩！”

两人都笑了，商隐将舢板掉头往村里划去，说道：“我们回去吧，不早了，你看，人家屋顶上都冒着炊烟了——王右丞（王维）写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诗还记得吗？”

蕊娘笑着接吟道：“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蕊妹，”商隐点点头道，“你是个聪明的姑娘，可惜不能再在一起了——啊，到了，上岸吧。”

商隐扶蕊娘在村头桥边登上岸，将舢板系在一棵老柳树上，携着手送她回家。这是郑州南郊李家庄的后街，住着十多户人家，

多是竹篱瓦舍。才走不远，便见一个二十多岁的长大汉子，腰挎佩刀，穿一件团领灰袍，和姥姥站在篱门外眺望，见了蕊娘，姥姥大声喊道：“丫头快回家，你看谁来了？”

“大哥！”

蕊娘奔了过来，依偎在大汉身边，嗔怪道：“大哥，你都把我忘怀了，怎么撂在这里，一去就是大半年，都想死我了。那件大事办成了吗？”

大汉怜爱地抚摸着小妹，说道：“办成了，办成了！”两眼却惊异地瞅着商隐，笑问道，“姥姥，这是谁家的公子？”

“他是西头李府上的长公子，大排行十六，我们称他十六郎。小妹孤单，多亏十六郎常来和她作伴，还教她读书写字，快成了女秀才了。”

“姥姥，十六哥就要去洛阳了。”蕊娘急着插话道。

商隐叙说了原委，姥姥叹息道：“如此说来，小妹更是孤单了。”

大汉瞅了商隐半日，将姥姥拉到一旁嘀咕了一会，姥姥只是含笑点头，大汉回身笑道：“小妹，你也跟了十六郎去洛阳吧，可好？”

“中！”蕊娘大喜，忽又迟疑道，“大哥，你在逗我吧，你不是回来接我的吗？我要和大哥在一起，哪儿也不去。”

“大哥像片无根的浮萍，随风飘荡，没个归宿处，正为你发愁哩。”大汉叹了口气，转向商隐道，“十六郎，你愿意蕊娘常住你家吗？”

商隐快活地点了点头，说道：“只是要问我家大人。”

“我会陪了你大哥到府上去拜访老夫人的。”姥姥道。

于是留蕊娘在家，姥姥陪了大汉和商隐向西头走过几户篱门，便是一座粉墙围绕的宅院，推开虚掩的黑漆木门，十八郎羲叟奔

了出来，喊道：“大哥，怎么这时才回来，妈在惦念哩。”

说着，便见李夫人从堂屋出来，荆钗布裙，倚在门边打量陌生来客。夫人是继室，年过半百，鬓发都斑白了。前妻三个女儿早已出嫁，次女嫁给裴氏，过门不久，受不了虐待，回了娘家，不久就死了，那时商隐才过周岁。老夫人守了七年寡，全在忧苦饥寒中度过，见东邻姥姥带了一个陌生人来，愕然不知为了什么。姥姥笑着道：“夫人，奴家远房侄孙柳丹柳大郎——就是蕊娘的胞兄，来给您请安来了。”

夫人邀入堂屋坐了，寒暄过后，柳丹请商隐回避了，拱手道：“小侄为报父仇，闯荡江湖，行踪飘泊不定，如今大事虽了，可是朋友相劝，一家哭怎比得上一路哭。为此，小侄还须再舍身为国，干一番事业，成败尚未可知，此身已献给了国家，委实难以兼顾小妹。我看舍妹蒙十六郎教她识字念书，相处甚好，不知伯母大人肯否收留，带她一同去洛阳？”

夫人面有难色，迟疑道：“急难相助，本是邻里间应做的事。令妹我也喜欢，温柔文静，确是个好姑娘。无奈寒舍食指众多，度日艰难，去了洛阳，正不知如何生活，怎能再使令妹受苦。”

“伯母勿忧，但求应允，舍妹的日常花费，自有小侄担待。小侄本也出身书香世家，只为先父做县令时得罪权贵，合门遇害，只有小侄兄妹远逃他方。今日拟烦姥姥为媒，索性将舍妹许与十六郎为妻，待她及笄后成亲，不知伯母意下如何？”

夫人又惊又喜，几年来日日为儿女衣食犯愁，也曾想到长子十六郎渐渐长大，如此清寒，人家谁肯将女儿许配？今日见好端端一件婚事送上了门，不觉喜上眉梢，说道：“我家寒素，公子且再斟酌，莫委屈了令妹！”

柳丹高兴得一躬到地，说道：“多谢伯母大人，使小侄无后顾之忧，少顷先将小妹的年庚帖子送过府来，舍妹到了府中，不妨